

時光慢轉－薪火相傳的和平島 「一支釣」技藝



嚴國維¹、陳佳香²

¹水產試驗所海洋漁業組、²企劃資訊組

涓涓流動的歷史脈動

早年凱達格蘭族的分社（巴賽人）在島上建有許多屋寮，使島上景觀頗具特色，人們依其特色將該島稱之為「社寮島」。緊鄰社寮島周邊，還有「中山仔嶼」及「桶盤嶼」等2座小島嶼，目前這2座小島嶼已經由人工方式和社寮島合而為一，並以和平島為名。和平島除水產試驗所總所外，島上還有臺灣造船廠、和平島公園等（圖1），自基隆剛過全臺第一座跨海大橋（和平橋）進入和平島時，不免受右手邊一整排觀光漁市所吸引，這漁市中各式各樣的活海鮮，主要就是靠潛水漁業、籠具漁業及一支釣漁業共同供應。

史料記載，在1626年西班牙軍隊進入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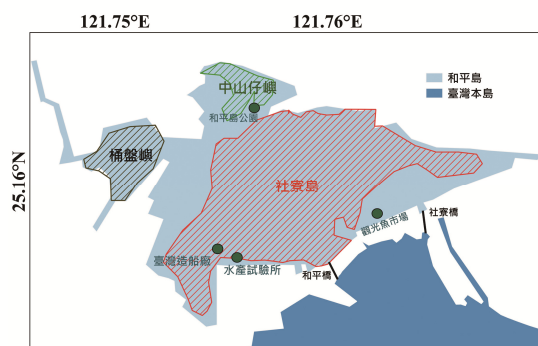


圖1 和平島演變地圖

寮島後，該島原住民巴賽人的群落開始出現劇烈的變化，並陸續與西班牙、荷蘭、明朝、清朝、法國及日本等政權接觸，島上的居民組成伴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改變，賴以維生的漁業技術也逐漸精進。至今和平島人仍口耳相傳的漁業技術，是在上世紀初，大量琉球移民遷入和平島及其周邊後，給予島上居民的精湛指導。而後，和平島的一支釣漁業在漁民及市場不斷精進下，已成為一種兼具經濟效益及生態工法的被動型漁具（圖2）。該漁具不僅不易過度捕撈，混獲率也極低，並可提供新鮮水產，不至產生過多之受拋棄漁獲。該漁業之漁場也不局限於和平島周邊，漁民會隨著季節不同調整作業位置，讓各個漁場都可因輪替作業而獲得喘息。當特定漁季來臨時，船長們也會到北方三島甚至更北方的海域進行垂釣，提供市場更多元之海鮮選擇。和平島的一支釣漁獲之物種多樣性也相當高，主要常見之魚種包含鯖魚、竹筴魚、紅甘鯨、大目鰱、黃雞魚、黑毛、白毛等。在船長、船員及市場攤主細心處理下，多能在交到消費者手上，仍是尚青的活魚型態。部分魚種也可以靠著和平島高優質的水質蓄養，當市場供給大於需求時，漁民還可以選擇透過蓄養機制調節存貨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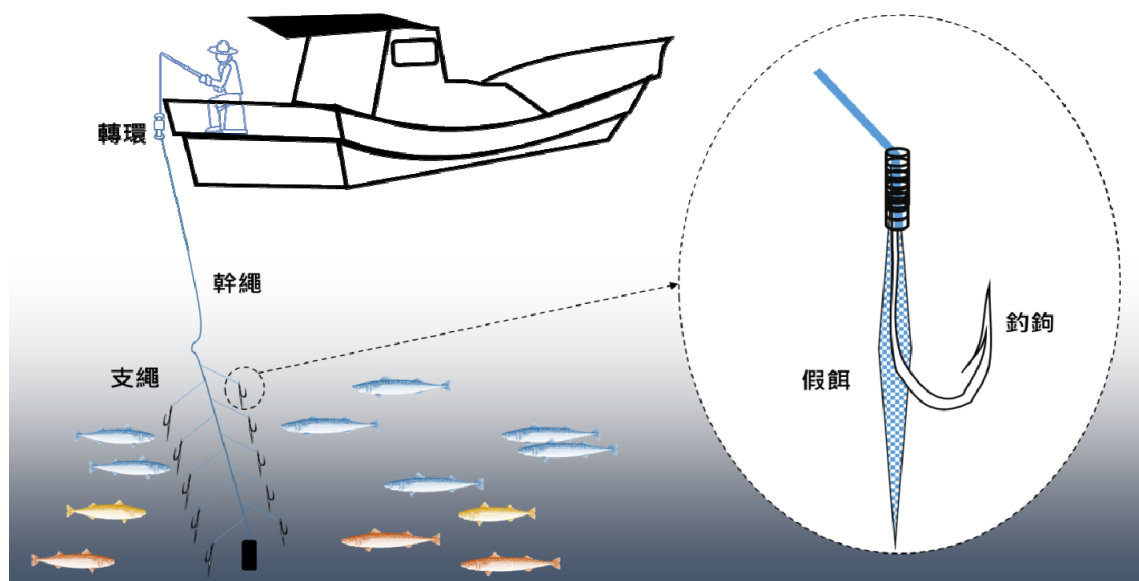


圖 2 一支釣漁業操作概念圖

在永續性極佳的漁業經營下，當地漁民也樂於將此行業傳承下一代，資源豐沛、加上科技化的輔助漁具搭配，也讓漁民不需思考退休年齡。在和平島地區，就有一戶三代同堂的一支釣家庭，船長接連將自己的一支釣技藝視為傳家寶，代代相傳以嘉惠子孫。近十幾年來，政府積極鼓勵青年返鄉務農，這個與本所緊緊相依的漁業成功案例值得深思，也促成本次之採訪。

承襲三代的一支釣傳奇

一日傍晚，採訪團隊依約前往船長家的路上，才獲知高齡 81 歲的李金山船長看著海況良好適合出海，老當益壯地於當天下午想再試試身手又出海釣魚了！團隊連忙趕往港邊，正巧老船長載著許多鮮活的黃雞魚，輕鬆的駕船進港。在一陣忙碌的卸魚之後，老船長慢慢道來他這一生的漁業之路（圖 3）。

出生於宜蘭頭城的老船長從小家境清苦，為了分攤家計，17 歲就離家到八斗子漁港投入漁業生產的行列，依照當年行規，船長在學習漁業之前，須先在船上擔任廚師工作，老船長也因此在這段時間，每天負責船上 9 個船員及幹部之伙食。半年後，老船長收到兵單隨即投入軍旅，並在退伍後轉往高雄從事遠洋拖網工作。老船長充滿感恩的說，當年在小港附近接受船長訓練班的課程真是受益良多，課程中的「地文航海學」及「天文航海學」讓他在後來的職涯非常受用，除了成



圖 3 當日因為漁獲豐富開心返港的老船長

功取得證照、學會如何透過六分儀等航測儀器找尋漁場及回家的路，因此船長在短短的4年內，就從船副升作船長，並展開了他的船長生涯。不久後，基隆正濱漁港的蝦拖網開始興起，船長也轉換跑道到北部從事蝦拖網漁業，在這個漁業資源豐沛的年代，搭配船長精湛的拖網技術，常常可以滿載而歸。老船長謙虛的表示，漁獲可以滿載其實無關技術、是資源豐沛所致。但在言談中，老船長也不禁透露出個人多年的經驗累積，已經可以精準掌握良好的船速及鋼纜長度，透過這兩個因素的搭配，讓拖網的效率大幅提升。約莫在40歲左右，老船長暫時告別了船長的工作，轉職船公司的船隊管理部門，管理7艘遠洋漁船，並在60歲退休時，開始經營起和平島的一支釣漁業。

起先，老船長先採用傳統式的一支釣老船經營，但該船的船速極慢也缺乏科學儀器。幾經考慮後，船長決定前往澎湖訂作一艘新型一支釣漁船，該船命名為「成財號」，同時帶領二兒子李永總船長一同出海，透過實作及口授，傳授自身的漁業技藝，在永總船長技藝純熟後，老船長也鼓勵兒子再造新船獨自經營，永總船長感念父親細心指導，將船命名為「新成財號」，該船名承載父親的照護和期許，也為自己展開了新成財時代。

和平島的一支釣作業習慣都是當天往返，就算早期曾遠至彭佳嶼附近，也是清晨出門，傍晚返港，船長每天都可以回家陪伴著家人，相較於遠洋漁業動則3、5個月才能回家一趟，一支釣漁業真的幸福很多。目前李家2艘漁船皆備有GPS衛星導航系統，船長可輕鬆找尋漁場及回家的路；船上也備有

避碰雷達，當有其他船隻靠近會自動提醒船長保持安全距離；該船另配有魚探機一部，船長可經由魚探機了解水下資源特性，作出正確的下鉤方式。一支釣漁業經由漁業及航海科技的注入，已有足夠之作業安全性，且能提供漁民穩定之收入。

看起來身體硬朗且中氣十足的老船長笑著說，隨著年齡漸長，出海的頻率逐漸降低，目前約兩個月左右出海一次，他還有一個自臺灣造船廠退休的大兒子，他也正在教育他這項技藝，希望大兒子也可以投入這項產業。自28歲初擔任船長就無懼出海至今已超過50年資歷的老船長，眼神炯炯地表示，在出海時感受到氣候變化的殘酷無常以及海洋生態被破壞的無力感。老船長也期盼能落實有效的漁業管理辦法讓大家遵守，以守護珍貴的海洋資源，庇蔭下一代的討海人。

現年50歲的永總船長，是土生土長的基隆和平島人，從小就熱愛在岸邊釣魚的永總船長，師承父親一支釣的漁業專業技術，在興趣、良師及好的實習環境下，成就了這位和平島的新漁業人才。永總船長24歲開始跟著父親學習各項技能，包含如何觀察水文特性，選擇適合下鉤的位置及方式。永總船長也靠著出海經驗的累積，可精準掌握各目標魚種的漁場、深度及下鉤時機。跟在父親旁邊學習兩年後，永總船長開始獨自經營一支釣，他回憶第一次獨自出海那天，雖是風平浪靜的好天氣，但少了父親在身邊的海上航行，總有些空蕩寂靜。永總船長也回憶起小時候父親在遠洋漁船工作，因出海時間長，每次出港約莫要3-5個月後才能返港，家人都深深感受到分離的失落，也不時要擔心老

船長出海的安危，因此家人雖不支持永總船長從事漁業，但不反對永總船長從事一支釣漁業，以方便每天都能回家陪伴家人。

在和平島經營一支釣的船長們，彼此間都有著英雄惜英雄的情誼，每年固定會安排時段一起聚餐培養感情，因為當大家一同出海捕魚時，會透過對講機閒聊來打發時間。雖然這些船長並不習慣透過對講機透露釣況，但仍可經由對講機發話的頻率，大致掌握對方釣點的釣況，因為真正有很多魚在咬餌的時期，是沒有人有空操作對講機的！

已在海上作業約 26 年歲月的永總船長，過去在特定季節會想到基隆嶼或北方三島周邊海域作業，當時總能有不錯的漁獲。然而，近十年來，上述海域附近的公海，陸續出現上百艘中國漁船進入作業，漁獲情形也隨之衰退許多，也因此永總船長已經放棄前往北方釣魚的選擇，因為這樣的作業方式未必能賺回足夠的油錢，加上現在的漁獲不及十年前豐厚，昔日最輝煌的時光很容易就可以滿載，但現在除了可能受大型船隻過度捕撈讓資源減少外，永總船長還發現，當廢棄刺網漂流到礁石，會在礁石上附著許多生物產生惡臭，這些味道會讓一些原本很好的釣點瞬間失去原有的聚魚效果。也因此永總船長不僅認真精進釣魚技藝，也協助提供學研單位樣本，試著強化相關研究，希望提高資源的價值及永續性，這份奔波的心意和勤勞努力有目共睹，基隆區漁會在 2010 年推薦永總船長成為「全國模範漁民」。

和平島近幾年新建了碼頭及連接到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第二座跨海大橋（社寮橋），一望無際的海景看似沒有多大轉變，但

隨著基礎建設改變海岸景觀，往昔大片水下繁盛的石花菜景致也逐漸在消失。不變的是，一支釣和許多漁業一樣都是靠天吃飯，天氣要夠好才能出海作業。過去此處的氣候型態很適合長程的漁業方式，即使好壞天氣交替，漁業仍然可以依靠連續數天無法作業的天氣好好整備，緊接而來數天的好天氣又可出海好好打拼。船家發現，現在氣候型態與過去已不太相同，好壞天氣有時就是一兩天內產生變化，可作業時間因此也變短，在這種氣候變遷的影響下，要到更遙遠的漁場連續作業幾天不容易。一支釣漁業在這個部分就有強大的韌性，因為作業時間及空間的選擇是彈性的，因此永總船長仍然見到這個產業的永續性，在獨子（李庭安）退伍後，也加強培訓其一支釣的技能。因為永總船長相信，這個一技之長對兒子是重要的，同時也希望傳承自己多年的海上經驗，並培育出下一個接棒者（圖 4）。

庭安是一位剛邁入 31 歲的年輕人，因為來自於一支釣漁業的家族，在國中畢業面臨求學路線的抉擇時，就選擇就讀基隆海事職業學校輪機科，也因此雖然在當時還未投入漁業，卻也自高職起就開始往漁業的路線邁



圖 4 永總船長積極培育兒子成為接棒者

進，並在 16 歲取得船員證，偶爾幫助父親。退伍後，庭安開始全職投入一支釣漁業，跟著父親一起出海作業。庭安初投入漁業的這段時間，正好是北部海域資源豐沛的時代，但也在此時期不久後，國內高效率的扒網興起，庭安明顯感受到前一晚若扒網船太靠近沿岸作業，隔天甚至未來一周，都嚴重影響一支釣的漁況。而當他們考慮轉往更北方的漁場時，北方海域的中國漁船也逐漸隨著大陸經濟起飛而逐漸增多，在這個漁業環境諸多變動的一支釣漁業年代，在漁況好的時候永總船長會需要帶著庭安一起作業，兩人合力才能消化漁獲量，但現在的漁況已經不讓船上那麼忙碌了，永總船長一人就足以應付，因此庭安也一度想著轉往其他行業發展。

雖然庭安曾經本著自己的輪機專業，在海巡的巡護艦上找到一份新工作，但為了家人及家族祖傳的事業，庭安還是選擇放棄並回到岸邊協助岸上勤務（圖 5），除了偶而客串駕駛、釣魚，庭安也和母親包辦了岸上卸魚、蓄養及販售業務，並思考著如何轉型及等待漁況再次回到當年的光景。過去也曾思考過要透過網路行銷方式提高收入。但後來庭安發現，天然捕撈的漁獲透過網路行銷後，這些海鮮將失去現場販售那種活蹦亂跳、新鮮可口的真實性，加上還要與網上來路不明的產品競價，反而浪費和平島漁業鮮活優勢。平時非觀光時段，除有零星觀光客上門光顧外，也有一些愛好這類海鮮的饕客，固定前往消費。到了假日，或是螃蟹季來臨時，觀光魚市場也會湧入大量客源，漁獲可以很快銷售一空，讓他們一家可以早點休息。現在庭安跟著父親出海的數次不多，



圖 5 分工合作卸下當日釣獲的鯖魚

心裡面有體察到父親想培養他一技之長的用心良苦，面對著供養家族生計的一支釣漁業，希望日後可以產生更濃厚的興趣，並透過技術創新以釣更多魚。只要海上的漁業資源足以豐沛到支持這個產業，庭安也樂於讓自己的下一代投入一支釣漁業。

安居樂業的漁鄉藍圖

目前政府極力推動年輕人返鄉，在和平島出生的庭安，因為自己的作息是跟著家族的一支釣作業一樣規律，眼裡仰望的是碧藍海洋上回航的父親漁船，這樣的日常工作支撐著生活步調以及對夢想的期待，覺得生態保育、資源管理及對氣候變遷的因應是需要重視的課題。希望和平島未來能結合人文與自然景致規劃成一個有特色的地方，讓島嶼的光芒能燦爛灑落，期盼能塑造成一個健康豐腴的自然環境海域，讓海洋資源得以生生不息，以維繫海洋島嶼的新價值，這也是年輕人返回漁村的重要關鍵。